

新感受·名家新作

昨天的心情

何志云 著



重庆出版社

CHONGQING CHUBANSHE

感受·名家新作

咋天的心情

何志云 著



重庆出版社

CHONGQING CHUBANSHE

责任编辑 陈 琨
封面设计 金乔楠
技术设计 聂丹英

何 志 云 著
昨 天 的 心 情

重庆出版社出版、发行(重庆长江二路205号)
新华书店经销 国家科委西南信息中心印刷厂印刷

*

开本850×1168 1/32 印张9 插页4 字数194千
1998年11月第一版 1998年11月第一版第一次印刷
印数:1—5,000

*

ISBN 7-5366-4064-1/I·796

定价:15.50元

自叙

“不上班”是相对于“上班”而言的。与上班相比，不上班不仅是一种境况，更是一种心情。

佛说：境由心生。

上班自有上班的逻辑和规矩。“班”或有千差万别，但“上”起来却大同小异。简单说来，上班重要的是单位和工作而不是“我”，查《辞海》、《辞源》，没有“上班”的词条，意思却是人人都是可以想见的。如此说来，不上班就是“我”痛痛快快浮出水面的时候。这时候活得怎么样，就全看不在班上的自己了。

把不上班弄得犹如上班，甚至有过之而无不及的，想来不在少数。熙熙攘攘名来利往之辈，可谓都是“班”中之人。袁宗道三十九岁那年，讥笑达观乐命的白居易、苏东坡回头太晚，六七十岁还在案牍劳形，做不到“自此光阴为己有，以前日月属官家”，三十九岁的袁宗道确实资本足够，他与朋友相约“寅年入山，彼时才得四十三岁”确也不晚。不料人命无常，不过一年他就命归黄泉，享年四十！他

的弟弟，公安派领袖袁宏道三十六岁时读袁宗道的遗墨至此，大有感慨：“兄以二老（指白居易苏东坡）为例，故以四十归田为早，若弟以兄为例，虽即今不出，犹恨其迟也。”袁宏道是个真正的聪明人，常说“眼前有死”，把作官的心思都用到了文章上，可是也还是拼不过命，四十二岁那年撒手西去。知识阶层从来敏感于意识形态，对曲章制度的拘囿却少有必要的警惕，大限逼近时省悟了，往往已经来日无多，实在是可惜。

这些年忽而上班，忽而不上班，忽而又上班，今天又上班了。来回走动进出，不期然就有了几分感受，这里收录的文章，不消说主要是在不上班的时候写出来的。既然不上班，那心情就和上班时相异。这种情形是好是坏姑且无论，但是留下来的至少有一份难得的珍惜。

书分三卷：感受别异。便是“自家情怀”；留得闲趣，且付“书画棋琴”；时序更迭，更有“四时佳兴”。过去曾填过一首词，其中两句有道：且留这份性情相守，管甚么身前身后。算是对“不上班”及其“心情”所下的一个注脚。

今年是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三十周年，作为知青中的一员，似也有些话想说，便把一篇相关的文字收作“代后记”。

是为自叙。

1998年3月5日 时值戊寅本命之年

目 录

自叙	(1)
----------	-----

卷一 自家情怀

赏心乐事自家院	(3)
找乐儿与阿 Q 精神别解	(7)
关于“喜欢”	(12)
活法与蚂蚁精神一类	(17)
人到中年	(23)
有人敲门	(27)
且说聊天	(31)
“吃”的滋味	(34)
当学生的几种方法	(42)
朋友	(50)
送友去远方	(55)
送吴方	(63)
卖饼者的笛声	(72)
家的话题	(76)
都市拾零	(89)

卷二 书画棋琴

读书人语·····	(119)
面壁者言·····	(123)
闲话书斋·····	(126)
理书记·····	(131)
隐进书橱的往事·····	(138)
咫尺天涯·····	(156)
最后的角落·····	(163)
一瞬长于百年·····	(168)
门外说画·····	(174)
在荷兰读梵·高·····	(178)
黑白之道·····	(188)
前言后语·····	(204)

卷三 四时佳兴

过去随谈·····	(229)
春天·····	(234)

今夜下雨·····	(237)
遥想清明·····	(241)
又见夏天·····	(247)
捡一片黄叶回家·····	(253)
冬天·····	(258)
偷得龙井半日闲·····	(262)
与历史同行(代后记)·····	(270)

卷一

自 家 情 怀

赏心乐事自家院

这句话的原话是“赏心乐事谁家院”，我改了一字，移来作为题目。原话出于汤显祖的《牡丹亭》中的“惊梦”，前面还有一句，合起来是“良辰美景奈何天，赏心乐事谁家院”。说的是人生好景不长，乐事难再。从人生观的角度来看，这话说得消极了些，但大体上还算符合事实。

不过世上就有不少事情，糟在“符合事实”上。本来事实之是否符合，在于确认一种说法，但说法一旦确认，“实心眼儿”的朋友就把它当作万世不移的准则，亦步亦趋；不那么“实心眼儿”的朋友呢，又喜欢把它立即变作自己行为的理由，从而任行无忌。比如去年底播映了根据钱钟书先生的大作《围城》改编的同名电视剧。“围城”是法国人对婚姻的比喻，意指婚姻就像一座被围困的城堡，城外的人想冲进去，城里的人想杀出来。这意思和英国人管婚姻叫做“鸟笼”差不多。这么说婚姻自然有它的道理，也不能说就不符合事实。“实心眼儿”的朋友于是就悲观失望万念俱灰起来，“城”里“城”外都找不到一块栖身之地；不那么“实心眼儿”的朋友，如果正处在结了离、离了结的没个了结中，这时就会开心之极，立即振振有辞起来，俨然成了一会儿冲进，一会儿杀出

的英雄了。

其实婚姻究竟是个什么东西，全凭自己的感觉，应该尊重的，也只有自己的感觉，跟任何说法，当然也跟别人——包括形形色式的婚姻——一概无关。听凭并且尊重自己的感觉，“围城”也罢，“鸟笼”也罢，无论怎样睿智，统统都成了废话。其他的事情都可作如是观。但中国人的立身处世，好像总是在乎说法而不大重视感觉的，惟其如此，说法一旦成立并且付诸实行，便马上会走到岔道上去，只剩下“说法”在一旁冷冷地哂笑。说人生好景不长，乐事难再，本意是想让大家珍惜好景，享受乐事，但由这样的说法出发，或者消极厌世，浑浑噩噩地打发残生，或者及时纵乐，放浪人生的，可谓是滔滔者众。说是“说法”误人，实际是自己误自己。

有时“说法”里也能看得出中国人怎么自己误自己。比如“良辰美景奈何天，赏心乐事谁家院”，如果基于尊重自己感觉的立场，那么就可以大大挑剔一番。良辰美景与“天”有何相干？赏心乐事与“谁家”又有何涉。说了归齐，这四者难道不都取决于自己的感觉么？这样问下来，这两句话其实应当改作“良辰美景有情天，赏心乐事自家院”，才不至于让“实心眼儿”和不那么“实心眼儿”的同胞误人误己。

快快乐乐地过日子，归根结蒂是自己的事，自己调整好了，快乐便不邀自至，俯拾即是。贫寒书生自然不会有富贾在灯红酒绿里一掷千金的满足，但是，“学而时习之，不亦乐乎”，这快乐岂是用钱就能买来的？蓬荜人家也不会有深宅大院门禁森严的显赫威仪，但“门虽设而常开”，“有朋自远方来”，然后抵足作彻夜谈的快乐，又岂是出则“肃静”，入则“回避”者所能同日而语的？传说汉光武帝勤于政事，通宵达

旦，皇太子劝他注意休息，别太疲劳了，光武帝答曰：“我自乐此，不为疲也。”“乐此不疲”的光武帝显然要比夙夜忧叹的诸葛亮聪明，就在于他调整好了自己的感觉。所以中国人其实还有十分明智的另一面，时时处处都能发掘出快乐来。愉快和蔼，平易近人的，称之为“乐易”，随遇而安，知天达命的，称之为“乐命”，都与“乐”相联，连安贫守道，都有“乐饥”一说，不是说乐而忘饥，而是说不妨以饥为乐，既然得饿着肚子，总不能连乐一乐的权利都一并被剥夺，横竖吃不饱，笑嘻嘻怎么也比哭丧着脸强。这种心态，想来一定会被许多人所不屑不耻，不过我疑心这时候他们大约是一边打着饱嗝，一边剔着牙缝，顺乎自然就义正辞严。

既然快乐归根结蒂是自己的事情，那么，只要不损及他人，也就不必顾及他人。但中国还有“随喜”一说，意思和分享他人的快乐差不多。查了一下字典，不对了，“随喜”是指佛家以行善布施可生欢喜心，于是便应随人为善。我们说的“随喜”，确切的说法应是“随分”，也就是凑份子。随分送礼，在表示祝贺的同时，自然也有分享快乐的涵义，随分与随喜，似乎不必细究。不过凑了份子，那快乐真是能够分享的么？中国人讲究人际关系的融和谐调，“随喜”便带上很重的礼仪色彩，实际上的情形倒常常相反。说个笑话吧。那年我回故乡去，几个旧友相见，别有一番欣喜。闲话叙罢，一朋友突然提议，我们明天去郊区玩玩吧，顿时就有人响应。我素来以不扫人兴称誉于朋友，这回又是客随主便，自然无话可说。见我附和，剩下的几位朋友便也抚掌称是。第二天大家果然如约而至，一起坐车、走路、换车，又走路，到郊区山边的一条小溪边坐定，聊一通天后又走路、坐车，再走路、

换车，回到城里，一天便已打发。分手之际，大家似乎都很高兴。不料我刚回到北京，一个朋友的信便追踪而来，说及这回的郊区之行，他的感觉好像是随着一群人嘻嘻哈哈走进厕所，结果发现自己本来没有尿。他一定是把我当作嘻嘻哈哈的首犯，在自省中有几分问罪的意思。岂不知我也只是随从，和他一样进了厕所并不想大小便。这话说得粗俗了些，不过切中要害。让我想了好几天。为了不扫别人的兴，而在别人的快乐中凑一份子，说穿了，不过就是这么一回事。

看来，“赏心乐事自家院”加上不再奉陪，大概就构成了真快乐，这快乐将渗透在日常生活的每一方面，只要自己时时善加体会。

找乐儿与阿Q精神别解

人活在这世上，许多时候，那人生的质量常常只决定于倏忽而过的一念之差。

譬如说吧，有几个朋友偶尔聚在一起，免不了想小酌一番。假设聚会不在饭馆，随便定在谁的家里，菜肴就绝对不会出自名厨之手，色香味自然会大打折扣；又假设夫人们（如果有夫人的话）一个个都约好似的不来凑趣，上灶的便只剩下从未进过厨房的各位，端出来的菜便只有“拙劣”两字可以形容；再假设各位偏偏因兴之所至，那天的感觉分外敏锐，对饭菜抱着较高的指望，那么，合逻辑的情形是什么呢？

——酒未过一巡，话不及数句，各位便开始争相挑剔饭菜，嫌淡者有之，嫌咸者一样有之，嫌烂者的声音还未止息，嫌炖得不熟的又开始上阵，总之，一桌菜几乎全无是处，每个人都是倒尽了胃口。朋友间相聚的喜悦，就这样变成一种难捱的折磨。

诸位，我们为什么不带一种欣赏的眼光，坐到桌前去呢？我们为什么不尽我们所能地在菜肴中寻找和发现一点好的东西，然后尽情地享受它，并且享受到透彻和极致的程度？我们为什么不通过这种寻找、发现和享受使朋友间的聚会，真

正成为一种美好的难忘而不是相反？难道这不正是我们共同的愿望？我们怎么会不由自主地走上现在这条窄道的呢？

再譬如说吧，没有人能一辈子不生病，自然也不会有人把生病当作幸事。好，现在假设你不幸得了病，再假设你不幸还病得不轻。你不得不住院，不得不穿上条纹睡衣，整天躺在雪白的病床上，不得不捏着鼻子吞药，屁股被针头刺得“体无完肤”，还得硬着头皮挨小护士的训，不得不……总之，你发现你的一切都变得十分无奈，于是你不住地思前想后，忧心忡忡，心里忽而翻江倒海，忽而又寂如枯井。你甚至要强打着精神来应付看望你的亲友，面对他们的关心和安慰，你倍感酸楚，有时竟情不自禁地为之恼怒。这时候，你的病连同整个住院过程，不折不扣地成了你的牢狱，不仅囚禁着你的身子，更囚禁了你的心。

但是，你因此得到了什么？是改变了你的病情，还是减轻了你本来还属正常的忧虑？面对你无法改变的这一事实，你为什么不去想想，从躺进病房的那一刻起，也许你开始了一种新生命的享受过程？也许就此有了读读诗（如果你喜欢诗）、翻翻棋谱（假如你酷爱下棋）、织织毛衣（如果你是女性，早就想为丈夫织件毛衣），或者做一个放松之极的白日梦（假如你生性爱幻想）……的机会？你为什么就不可以把住院当作一个梦寐以求的休假，一回难得的疗养，一个结交包括医生、护士和病友在内的新朋友的机缘，或者，仅仅只是一堂关于你正在得着的病的医学课？病房外，天蓝依旧，花香鸟语依旧，人生也依旧。你是让自己一如既往地享受它们，还是固执地拒绝它们？你说。

人生中这样的事情多得不胜枚举。那最初一瞬间的念想，